

四

I287.4/1

# 金星人之地

肖建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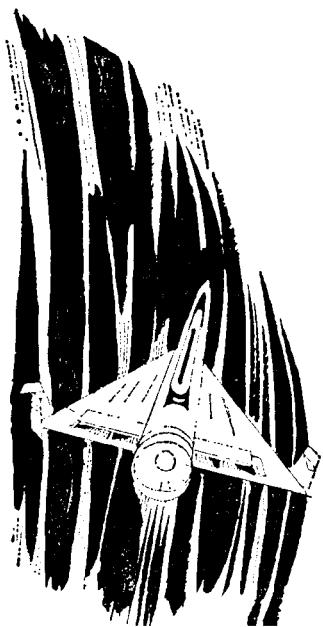
# 金星人之谜

1954年



# 金星人之谜

肖建亨



立

四川少年儿童

责任编辑 刘慧心 郑 尚

封面设计 黄冠余  
插 图

## 金 星 人 之 谜

---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5 字数 87 千  
1982 年 8 月第一版 198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7,700 册

---

书号：10247·89

定价：0.34 元

## 目 录

“金星人”之谜·····	1
不睡觉的女婿·····	34
奇异的机器狗·····	54
钓鱼爱好者的唱片·····	91
万能服务公司的最佳方案·····	104
铁鼻子的秘密·····	127
后 记·····	138

## “金星人”之谜

真没有想到，我，一个研究语言学的人，竟然会卷到一桩惊人的宇宙航行的事件中去。虽说，这也许是偶然。但在这科学发展的日新月异的时代里，各门学科都已经深深地互相交织，互相渗透。一个语言学家忽然参加到宇宙航行的事件中去，也可以说是事物必然的发展。只不过，我自己是一个偶然卷进去的人罢了。

那末，事情从哪儿说起好呢？还是从我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语言学论文宣读大会开始说起吧……

### 紧 急 会 议

我记得，那是语言学论文宣读大会的最后一天。当一天紧张的会议结束以后，我及早回到旅馆，很早就上了床。

这是七月底的一个闷热的夜晚，但室内却十分凉爽。我揪了几下按钮，告诉“电子服务员”明晨应当何时叫醒我。由于任务已经顺利完成，我睡得那样香甜和深沉，以至于当

半夜我被“电子服务员”唤醒以后，还以为已经是清晨了呢！

我睁开眼睛朝桌上的数字电子钟一看，却还只有十二点四十分。奇怪！会不会是“电子服务员”出了毛病——乱弹起琴来了？这时候，却听得那个调皮的“电子服务员”以一种单调的语音在继续呼唤：

“许平同志，请醒一醒！星委会有急事找您，请您接电话。”

“忻伟惠？”在我的记忆里，并没有这个熟人呀！正当我还在迷迷糊糊地猜想这到底是谁时，话筒里传来了一个姑娘的清脆的声音：

“喂！喂！您是许平同志吗？我是星委会秘书处，星际航行委员会秘书处。是这样，许平同志，我们星委会正在举行一个紧急会议。会上讨论到了您的论文。我们想请您来参加我们的会议，请您现在就来。”

“现在？……这么晚的晚上？”我大吃一惊！

“是的。不过不是晚上，现在已是清晨零点四十分了。”这姑娘大概是因为干宇宙航行工作的，所以时间概念很强。接着，她又用非常客气，但又不容分辩的口气说道：“吵醒了您，非常抱歉。但我们想请您立刻就来！车子我们已经为您派出了，同志们正在等候您。”

我刚穿好衣服，那个说话一板一眼的“电子服务员”这时却又开“口”了：

“许平同志，星委会的车子已停在门口A区——四号停车场上了，您可以乘十四号电梯下去。早点已为您准备好

了，请吃了早点再去。”

可是，我哪有心思吃什么早点啊！星际航行委员会找我，而且还是这么心急火燎的，真是怪事！老实讲，当车子风驰电掣地向东郊星委会大厦驶去的时候，我还一直在怀疑，这电话究竟是不是打给我的？我，一个专门用数学来研究语言的人，同星际航行委员会有什么关系呢？我的那篇论文，虽然在大会上曾经引起许多人的兴趣和注意，但是论文本身，却和星际航行并没有什么关系呀！……

车子在我的胡思乱猜之中“嘎”地一声停了下来。虽然已经是半夜——啊，不是，已经是清晨一点正了，可是星委会那座白色的大厦，却仍然灯火辉煌，忙得象个蜂窝一样。

我刚下车，就看见一个身材高大、背部微微有些佝偻 [gōulǒu] 的中年人向我走来。我立刻认出来了：这是罗冰，中国第一个登上火星的、世界闻名的星际旅行家。

“是许平同志吗？”他打量了我一眼，然后又使劲地和我握了握手。“会议在二楼举行，请！”

我跟着罗冰跨进会议室，环顾四周，又吃了一惊。啊！在北京的各个主要学科的专家们几乎全被请来了。上了年纪的专家们紧紧地挤在一张长方形大桌的跟前；年轻的一辈则一圈圈地围坐在后边——把这个宽敞的会议室挤得满满的。

会议显然已经开了一些时候了。一位年轻的女天文生物学家，正在同我大学时代的一位老师——语言数理学家徐勉纯教授——激烈地争论着什么。我的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师，平时是那样的温和和沉着，可是今天，他却一反常态，不知



为什么变得那样激动。当他看见我和罗冰挤进会议室时，竟高兴得象个孩子似的朝大家嚷了起来：

“好了！论文的作者来了！”他抓起了放在面前的一份报告，朝那位女科学家扬了扬，说：“现在就让这论文的作者自己来回答你吧。”

会议室里立刻静了下来，许多双热切而又好奇的眼光一齐朝我投来。

罗冰为我找了一个座位，没等我坐下，就向大家介绍道：“同志们，这就是论文的作者许平同志。”

罗冰又立刻转向了我。

“许平同志，”他说，“我们请您来，是想请您亲自为我们解释一下，据说，你们研究所已经成功地翻译了一些已经失传了的古代文字，我们很想了解一下情况——请。”

我真感到有些茫然。这时我才发现：专家们的手里差不多都拿着一份材料——我的那篇论文。当时我的确不明白，这些专业领域和我毫无关系的专家们，为什么会突然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发生了兴趣？而且还在这种时候——在这夜深人静的半夜里；在这星际航行委员会的会议室里！

我望望我的那位老师，望望罗冰，又望望会议室里的其他专家们。可是我只看到了一种眼神——一种期待的眼神。我还看出，他们都很兴奋——显然，这些人被什么事情激动了！

我只好把这几年来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向大家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我告诉大家说：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借助于电子计算

机，用数学和逻辑来分析、研究语言的规律。我那篇论文，谈的就是我们怎样确立了一些基本的原则和方法，并且应用这些原则，顺利地翻译了一些已经失传了的古埃及文字，以及解决了我国古代甲骨文上的一些疑难问题……

这只能说是一个极简单的介绍。

我刚坐下，问题就象雨点般地向我投来。这些问题起先多半是问一些基本方法和技术细节的，但后来，问题越提就越离奇了。

“许平同志，”提问题的就是刚才和徐老师争论的那个口齿伶俐的女天文生物学家，“我个人对您的论文提不出什么问题。不过我很想知道：你们提出的一些原则是不是也适合另一个星球上的生命呢？直截了当地说吧！如果在金星上发现了‘人’，而我们一旦和他们取得了联系，那末，我们是不是可以指望您，很快地把他们送来的信号都翻译出来呢？”

大概我是被今天这个闷葫芦弄得心烦了。所有的问题我都耐着性子回答了，但当我一听到这近乎荒唐的问题时却立即失去了耐心。

“同志，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我冷冷地回答说，“而不是一个幻想小说作家，在我研究这个专题的时候，我可没有把你们这个并不存在的‘金星人’考虑进去！”

也许，我的语气是过火了些，会议室里立即哄动起来：

“怎么？他还不知道么？”

“看来是不知道。”

“那为什么不告诉他。”

“……………”

我弄不懂大家说的是什么，只好莫名其妙地朝罗冰看看，想请他解释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时他站起来说道：

“同志们，我们是还没有告诉许平同志。因为事情是太仓促了一些。不过这样不是更好么，我们可以听听完全客观的意见。”

“许平同志，”接着，他又转向了我，“刚才李慧芬同志提出的问题并不是开玩笑，这的确是我们大家都急于想知道的事，那就是：如果我们一旦和地球以外的某个星球上的‘人类’取得了联系，我们是不是可以指望你们很快地把他们送来的信号翻译出来？”

罗冰的态度严肃而认真。这下，我真是越来越糊涂了。但是我怎么来回答这个平时只有在科学幻想小说里才讨论的问题呢？幸好徐老师提醒了我。

“许平，我想我们应当把一些问题先肯定下来。”徐老师手里依旧拿着我的那份报告，并朝我挥了挥，继续说道：“首先，我们应当这样肯定，将和我们打交道的‘金星人’——这里，我不得不再说一遍，我们目前只好假定它是‘金星人’——一定也是一种有高度智慧的生物。这生物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暂且不去管它。但有一点我们却可以肯定，任何高级生命的形成，都是和劳动分不开的。这就是说，‘金星人’必然和我们地球人一样，过着社会的生活，而且也有表达他们的思想的工具——语言。其次，这种语言，我想也一定和地球上所有的语言一样，是反映客观现实的。而客观世界——不管是在

我们地球上或者是在其他别的星球上——都是有规律可寻的。所以，我们认为……”

我突然明白了徐老师要说的话。对，这样看来，“金星人”的语言也一定是有规律可寻的。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立刻接口说道：“假如真是这样，那我们肯定是可以想办法把这种语言翻译过来的。是的，”我用肯定的语气重复道，“如果这语言有一定的规律，而且有严格的逻辑性，我们是办到这一点的。不过，”我虽然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现代的科学考察，早就否定了金星上有“人类”这个结论。我一点也不明白，这些专家们为什么要在深更半夜里来讨论这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所以，我马上又加了这么一句，“当然，我们只能说是假定有这种语言。但这种讨论有什么意义呢？因为照我个人的看法，既然金星上没有生物，哪里还有什么‘金星人’的语言呢？”

会议室里本来是静悄悄的。看来大家对我的回答还算满意。可是，当大家听到我说“金星人”根本不存在的时候，突然“轰”地一下，爆发了一阵友好的笑声。尤其是大家看见我那莫名其妙的样子，笑得更厉害了。

我莫名其妙地坐了下来，还不知道我到底说错了什么。这时，罗冰又马上站起来，为我解了围。

“许平同志，这并不是在笑话你。金星上目前还没有生命，更没有‘人类’，这的确是现代科学考察所证实了的。然而，现在发生了一件非常意外的情况，”说到这里，罗冰突然把话锋一转，“您大约总知道我们关于金星的一系列的航行计划吧？”

我点点头。在有关文件里，我看到过我国的宇宙航行规划。我了解，我国有关部门在火星考察结束以后，立即紧张地开展了金星考察的准备工作。为了完成登上金星的载人航行，我国已发射了一系列的无人考察火箭上金星去。不过，关于这些发射和考察的详细情况，我并不了解。罗冰继续问道：

“您还记得我们最近向金星发射的一只无人考察火箭——‘宇航四号’吗？”

我又点点头。

“这次发射的火箭，除装有一般遥感遥测仪器之外，还装有一架精密的‘红外线电视摄影机’。您一定知道，金星是由一层很厚的大气包围着的，所以只能用红外线摄影技术来了解金星的表面情况。可是昨天摄影机刚刚开始工作，却发生了一件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事，在拍摄到的一些照片当中，我们发现：在金星上空竟然有一个奇怪的人工天体！据初步分析，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人造卫星……”

这惊人的话来得那样突然！因此，当时我并没有马上明白其中的意义。可是，“人工天体”这几个字象闪电般在我脑子里一闪。

“什么？”我差一点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人工天体？”

会议室里又爆发了一阵友好的笑声，看来，大家已估计到我会这样吃惊的。

“难道说……”我依旧没有平静下来。这个消息毕竟是太突然了。“难道说，金星上真有‘人类’？……”

“对这一点，我们还不能肯定。”罗冰等会议室里的喧哗声

平静下来后，继续说道：“是的，这件事对我们来说确实太意外了。我们起先还以为这是哪个国家发射的新飞船。但我们立即核实了，最近一段时间里并没有人向金星发射过什么人工天体。可是从照片上看来，这又明明是人工建造物。虽说，我们唯物主义者一向就认为，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中，决不会只有地球上才有生命。但金星上目前没有生命，却是肯定了的。那末，又怎样来解释金星上空这个人工建造物的存在呢？这就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惊人的谜！”

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金星上空发现了人工建造的卫星！是的，这是人造卫星。因为从罗冰递过来的几张照片看来，这个亮闪闪，象个哑铃似的、两头粗中间细的东西，决不可能是天然产生的。这的确是人工的产物！而且还不是我们地球人发射的！这么看来，我们真是要和另一个星球上的，有智慧的生物打交道了，尽管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

“同志们，”罗冰向我说明了这件事情的经过以后，立即又转向了到会的专家们，“我们已经听到许平同志本人的意见了。看来，大家刚才所关心的，同‘金星人’——让我们先暂时这样称呼一下发射这个人工天体的主人吧——取得联系以后，如何将他们发来的信号翻译出来的问题，已经可以说解决了。至于上面我已讲过的那个‘谜’，看来只有等待我们试同‘金星人’联系，或者去金星进行实地调查以后才能揭开。为此，我提议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考虑如下的几个问题：

“第一，由徐勉纯教授、许平同志以及通讯专家们成立

一个小组，专门负责筹备在地球上同‘金星人’取得联系的工作。这个工作应当在这次会议结束以后，立即着手进行。

“第二，我们正在积极准备去金星的载人飞行，应当尽可能地提前。同时，鉴于在地球上同‘金星人’的联系可能失败，为了在金星上继续同‘金星人’联系，这次去金星考察的成员中，应有一位语言学家……”

我不准备把罗冰那天的讲话全部记下来了。不过，需要作些补充说明的是，也正是罗冰的第二点建议，我才突然地被卷入这个急速发展的宇宙航行的事件中去了。而这个，也正象我在开头所讲的，也许纯属偶然。但，每当我回想起这件事时，心里总是非常激动，难以忘怀。我总觉得，那以后的遭遇，对于我这样一个普通的科学工作者来说，真是太意外和太幸运的了！

## 在金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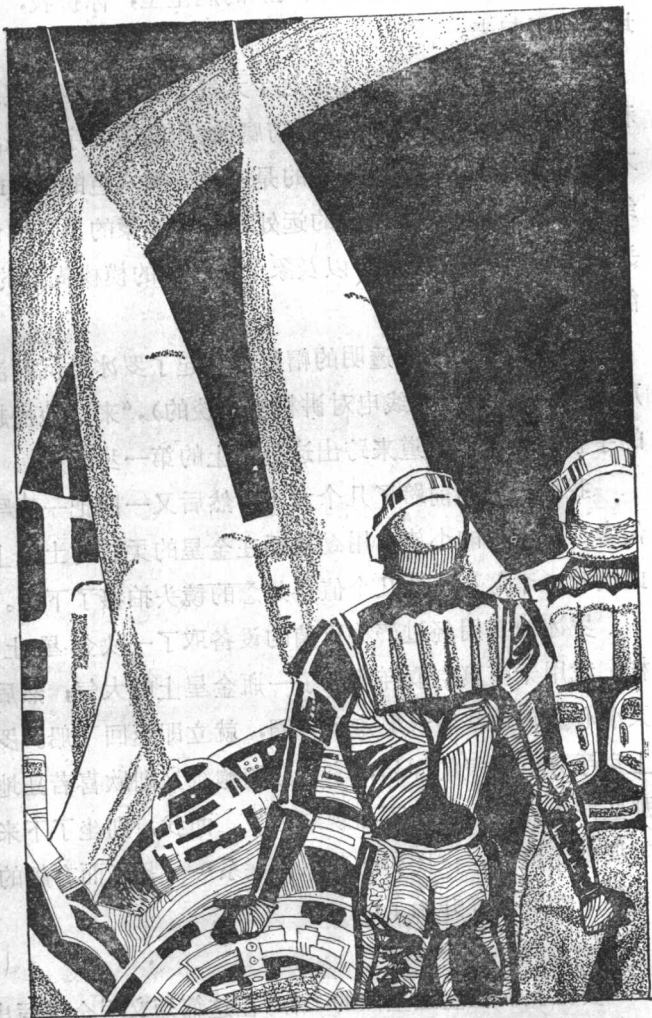
我们终于在金星上降落了。

我们，这是指我们的领队，中国著名星际航行者——火星航行的参加者——罗冰；火星航行参加者、地质学家鲍维文；中国星际航行委员会天文生物学部研究员——李慧芬；以及用语言学家身份参加这次航行的我。

这真是令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一刹那。

当我们的飞船刚关上发动机，信号灯和仪表指出“安全降落”后，我们四个人，就连一向沉着冷静的罗冰也是这样，

... ... ...



... ... 金星“人星金” ... ..



一下子都摔开了安全带，在飞船的舱室里，你挤我，我挤你地拥抱了起来。

金星！我们终于登上了这个大气弥漫的神秘的星球。我和罗冰穿着能自动调节温度、防腐蚀、耐高压的宇宙服，凝然不动地站在那儿。脚下踏着的是片五颜六色的砾〔lì〕石和细而柔软的泥砂；地平线的远处是一抹迷蒙的黑色的山岭；头顶上是浓厚的大气层，以及象个影子似的模模糊糊的太阳。能见度极低。

“来，”宇宙服的透明的帽盔里响起了罗冰低沉而激动的声音（我们是通过无线电对讲机来交谈的），“来，”他挽起了我的手臂，“让我们一道来跨出这金星上的第一步！”

我们一同向前跨了几个大步，然后又一同把一面写着我们考察队名称的小旗，用劲地插在金星的柔软的土地上。与此同时，李慧芬将这几个值得纪念的镜头拍摄了下来。

罗冰俯身用经过严格灭菌的设备取了一块金星上的土样；我用无菌真空取样瓶取了一瓶金星上的大气；然后我们又小心翼翼地绕着飞船走了一圈，就立即返回飞船。罗冰马上动手分析空气的样品，李慧芬和鲍维文则欣喜若狂地拿着那些泥土放在显微镜下面观察去了。而我，则坐了下来，忙着调整无线电，试图和地球取得联系……紧张而有趣的金星考察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要把我们在金星上做的工作，在这篇短文里全都写出来，那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我只谈谈与找“金星人”有关的一